

<<上海鼓声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海鼓声迟>>

13位ISBN编号：9787505420052

10位ISBN编号：7505420054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朝华出版社

作者：生还

页数：24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上海鼓声迟>>

### 前言

这是开始，也是结束 我想讲一个与上海有关的故事。

或者说，一个在上海谢幕的故事。

在我开始讲故事之前，请你，忘掉张爱玲的上海，忘掉王安忆的上海，甚至忘掉安妮宝贝们的上海。

在我的故事里，上海与格调无关，与小资无关。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在上海的人，如果你每天都要往返在地铁站之间，如果你曾在人流高峰期经过人民广场站，你大概可以认同我的观点。

在人民广场换乘的时候，我想你大约会注意到通道两边的广告。

有一阵子有一个叫做《悦己》的杂志广告，那几句文案很得人心。

我没有背景，我就是自己最好的背景。

爱就要勇敢表白，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一点点赘肉别紧张，杨贵妃照样迷倒唐明皇。

## <<上海鼓声迟>>

### 内容概要

她与他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彼此，她十八，他二十七。  
她与他以最尴尬的身份遇见彼此，他是她姑父的异母弟弟，在人前，她要叫他一声七叔。  
张云逸自己都不知道，最初对沈之城干净的依恋，在什么时候变成隐忍的挚爱。  
从一开始就知道没有结果，从说出口就等着结束，却不料，结束得那仓促。  
分手后的云逸只身来到上海，广告公司老板曲池聘用了尚未毕业的她，并对她格外提点，教益有加。  
他为何对她如此用心，不久她便有了答案。  
千里迢迢的逃避变成奔赴，而最后的一聚却是为了最终荒凉的散场。  
一曲陪君醉笑，三年耿耿衷肠。  
盛世里最深的深情，也不过就这样，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上海鼓声迟>>

作者简介

生还，俗人，略笨。  
自负诗词，疏于架构。  
恭顺于生活，却又执著于梦想，所以读现实的科目，写离世的文章。  
皆因曾有人说过在我的文字里窥见温暖，因此迟迟不肯揭露生活的真相。  
05年起在《南风》等杂志发表短篇，至今仍惑于写作。  
多写古代与民国，偏爱繁华照悲凉。  
而今细说目下悲欢琐碎，且供读者茶余一晒耳。

<<上海鼓声迟>>

书籍目录

安静又清冷的上海情事序一 可怜欢喜深二 繁华之间，赤地千里三 忘记曾经千古的承诺四 有时也是多情甚五 没有见过的人不会明了六 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七 看远山含笑水流长八 唯我之遥，唯君之远九 江山仍在，人难依旧十 假使如新可白首十一 虞兮虞兮奈若何十二 十分红处便成灰十三 宁愿走火入魔，不要立地成佛十四 来啊来个酒，不醉不罢休十五 人生若只如初见十六 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十七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十八 最肯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十九 推杯掩笑醉一场二十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番外一 也无风雨也无情番外二 春未老各有各天涯——赵安镇

## &lt;&lt;上海鼓声迟&gt;&gt;

## 章节摘录

一 可怜欢喜深 云逸记得十八岁的夏天，在涡城。外头杨树上永无止境的蝉鸣，悠长如青春时候的烦恼。大太阳白花花地晒，教室里的电扇一圈一圈，静寂的风声。有人翻书，有人写字。那个总是迷路的外乡老人在校园里转来转去转不出去，拉长嗓子喊：“磨剪子抢——菜刀——”可是还是落了榜。她学美术，专业课极高，文化课差了两分，志愿上填了唯一的一个学校，连调剂都困难。她记得暑假里，沈家的空调永远维持在20度，从二楼下来，才到楼梯口，胳膊上就起一层鸡皮疙瘩。姑姑说：“你就是心高，弄成现在这样，我跟你妈怎么交代呢？”她皱眉，叹气，又笑了一声：“你妈现在可有话说了，大姐，你把小云要走，就带出了这点出息？”她模仿着云逸妈妈的腔调。云逸低着头，不说话。说什么呢？姑父瞪姑姑一眼，低声说：“你少说一句罢。”更尴尬。沈之城就在那时候回来。饭桌上，他接过姑姑的话头，笑着说：“姑妈，姑妈，见了大嫂，才知道又当姑姑又当妈多辛苦。”姑姑说：“老七你说，什么不要学，非要学美术，以后算什么呢？女孩子，学个英语啊什么的，又体面又稳当，不是很好？”他撇一只虾，毕恭毕敬递过去，“啊大嫂，你揭我老底，我高中不也是闹了一阵子学画的？”一边向云逸眨眨眼，心领神会的一个笑。姑姑说：“你不一样，你现在不是学了医，念出来硕士？”姑父在旁边接了一句，“那也是爸大棒子打出来的。”沈之城打哈哈，转话题，“小云，吃完饭带我去看看你的画，我同学在江城美院混，学校不太好，几个老师还不错，可以的话咱们往那方面努力。”吃完饭他们去三楼，家里来客人，姑父姑姑在一楼说话。沈之城翻她的画来看，云逸就透过窗子看外面。窗外的葡萄架，横一院子的青翠，嘟噜着一串串的果实，仿佛能闻见香甜似的。精心砌的鱼池，蜿蜒一带，水从外头引进来，青砖做的底与沿，她知道里面有红色金鱼，茜纱裙一样透明的尾巴。夏天可真好。良久没有声音。沈之城去唤她，看见这呆呆站着的女孩子，眼睛里汪着的泪水。十八岁，以为花好月圆锦衣骏马的年华，这样的尴尬。他叫了她一声，说：“小云，你姑姑……”“她是关心我，我知道。”云逸打断他，表情平静，声音里有一点的抖，“我只是觉得自己没用，再多考两分，大家不是都欢喜了？”她眼里的泪，一滴一滴掉下来，却没有哭出声。之城把纸巾递给她，“多考两分还是一样的，小云，人都不满足，你考了好学校，会挑你的专业，选了好专业，以后还会挑你的奖学金，挑你的工作，口碑，另一半，甚至儿女……可挑的太多了。”他拍拍她，笑，“所以你现在觉得开心了就就好了，大人说说也只是他们习惯，不是真的生气。他们还是爱你的。”“是爱的吧？”

## &lt;&lt;上海鼓声迟&gt;&gt;

父亲去世之后，姑姑和母亲就开始了争夺战。

一个对自己说：“我们张家的女儿，跟着别人家算怎么回事？”

” 另一个对自己说：“我自己的女儿，当然跟着我，她要过去，难道要跟着姓沈么？她以为她还是张家的人？”

” 都是背地里的话，背着对方，却当着她。

云逸觉得自己在中间，两人一箭一箭射向对方，每一箭都先穿透她——这也是因为爱。

她要是真出息，考个北大清华，念个核物理的博士出来，也许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吧？可是她没出息，偏偏喜欢画画，偏偏又没考好。

之城拍拍她。

大嫂的家事，他这几年不在家，也知道一点。

两个人这么多年没孩子，拿云逸当女儿看，可是大哥话太少，大嫂话太多，这孩子又太敏感。

可是谁没有十八岁的时候呢，那时候，父亲打折一根大棒子，吼：“学画！”

学画！

你看你都跟什么人混？

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

” 母亲哭，她是续弦，自己生了三个孩子，存下来两个，一个儿子去了部队，这一个儿子再不学好，她怎么在前任的几个孩子前抬头？

于是他就学好了。

医科，白大褂，冰冷的器械闪烁着银光，人人都要叫一声，沈医生，背地里说，前任沈市长的儿子，真出息，医学硕士啊，真是家教有方。

他叹一口气，再给眼前的女孩子递一张纸巾，她红着眼，声音闷闷的，“都爱我，只不过，我妈爱我姓陈的一半，姑姑爱我姓张的一半。”

” 之城笑，拍着她的头，“才胡说呢，照你说，我爸以前都拿大棍子揍我，现在偶尔还给我根烟，给一盅小酒，难道老爷子爱的是我的白大褂？”

” 云逸抽抽鼻子，终于是笑了，叮嘱他，“别跟姑姑说我哭了，她会难受。”

” 之城点头，这个丫头，总体还是懂事的。

云逸记得，那天之城穿一件浅黄T恤，极简洁的短发，眉眼清和，有隐约的笑意，叫人见了不由得想亲近他。

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她的姑姑是他的大嫂，他是她姑父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人前，她要叫他——七叔。

她十八，他二十七。

葡萄藤葳蕤了满院子，红色金鱼游动，杨树生知了，一日日的唱歌，有个人挡住她的尴尬，向她眨眨眼，会心一笑。

这是相逢之初，欢喜深深。

番外 云逸 之城，我亲爱的你，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最初相识的那一个夏天？在江城，我同你去见你的同学。

你是那样清朗的人，言笑宴宴，行云流水，可是当着他，仍是要点着一根烟，说许多真假难分的话。

在那家茶楼上，你要了一壶碧螺春。

茶烟袅袅，你在烟雾背后抽着烟。

他们放很散淡的古琴曲，隔一扇窗，就是江。

窗户推开，江风浩荡，人世的声音便遥遥传来。

我亲爱的你。

你被呛得咳嗽，你的笑有一点无奈。

你说：“傻丫头开心点，你要念大学了。”

以后可以谈谈恋爱啊，打打小工啊，放了假就四处乱跑，多好。

” 我看着你，转头，说：“我才不恋爱。”

” 你笑了一声。

## &lt;&lt;上海鼓声迟&gt;&gt;

许久，你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小云，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想要什么，就要付出一点代价。做人呢，就要能屈能伸，若不想受这一份苦，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十分的努力。

”江风那么大，我真想流泪。

你说：“小云啊，别怪我老了，爱唠叨，你在学校，要好好学，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青春太短暂，我也不想你以后受这样的委屈。

”我只能说，我知道。

一转眼你就开心起来，你说：“走，走，我们去坐船。

”涡城环水，只是都是小河，我没有坐过船，兴奋地跟着你去，结果晕船，吐得一塌糊涂。你手忙脚乱，给我递纸巾、递水，说：“怎么会晕成这样呢？”

”过了许久，你又说，“不要跟你姑姑说我带你坐船，啊。

”我还是难受着，忍不住在心里翻个白眼，这个人，这个人，哪像那么大了。

回去时又晕车，到家就发起烧。

你跟姑姑连声道歉，说你贪玩，拉着我坐船。

姑父说你：“老七，说你小，办起正经事你也有谱，说你大呢，你看你做的什么事？”

”你低着头，吐舌头扮鬼脸。

我缩在沙发里，偷偷笑。

我的亲爱，那一年，初相见，欢喜那么深。

二繁华之间，赤地千里 2007年2月，云逸大四的第二个学期，独自一人来到上海。

她学美术设计，是当初之城帮她选的专业。

找工作的时候她瞄准了几家广告公司，投了简历，可是均不成功。

他们说，设计太古典，偏冷调，不符合如今市场的需要。

她待了一个月，一无所获。

那些日子可真难过。

这城市那么大，人那么多，走在街上，就觉得被淹没，有一种窒息的压抑，可是也自由。

没有人认识她，人人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在这里开始的，是全新的生活。

哪怕只是为了轻松地等待。

这里她只有一个初中同学，杜嘉兰，日子过起来也轻松。

她找了房子，住下来，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烧菜煮饭，嘉兰过来，两个人一起吃。

有时候兴致上来，跑去外头买酒，多多少少喝一点。

上海多米酒，度数不高，喝到微醺，还可以出去逛街。

路边小店的衣服也不错，看一看，不买都觉得开心。

她问嘉兰，“你觉得这样可幸福？”

”嘉兰点头。

好朋友在身边，青春还正盛，若是可以，这样的日子一直一直过下去，也不会觉得漫长。

嘉兰说：“云逸，你就留在上海，陪我三年。

她保研，长日清闲，正是最值得享受的时刻。

”那时候云逸在面试回来的路上，看到街心公园大棵茂盛的树木与大片花朵，红红绿绿都湿润在细雨中，只觉得心底无限的平静与欢喜。

她给远在北京的另一个好友许文发短信，此地繁华如流水。

想起来，也是好的。

她在网上挂了个帖子，大略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希望找些散碎的单子来做。

过了半个月，有人联系她。

规模很小的一家公司，做地产的户外宣传。

客户要求繁琐，要画面简净，凝练，用色典雅，温暖而且有张力。

一切都这么抽象。

但是世界上的确有运气这回事的，云逸去试，第二张稿子就被客户采用。

## &lt;&lt;上海鼓声迟&gt;&gt;

公司老板叫曲池，还不到三十的样子，一把及腰长直发束成马尾，看到别人家的作品，就感慨地说：“啊，你看，多么牛X而大气的稿子啊！”

很认真的表情，却让许多人忍俊不禁，连嘲讽都是可爱的。

这个活儿细水长流地做着，倒也开心。

住了很久，才和隔壁的女孩子见到。

她洗过澡，过来敲云逸的门。

是个细眉细眼的女孩子，典型的四川女生长相，没说话先笑，笑得眼睛弯弯两泓黑，耳边头发湿嗒嗒地贴在脸上，又甜美又妩媚。

“新邻居？”

我和你住，出差大半个月，现在才见到你。

”她笑笑地倚在门上，拿浅绿大毛巾吸头发上的水。

云逸招呼她进来。

她眼睛一转，笑：“你这里可真好，你喜欢粉红色？”

”云逸含笑说是。

其实也不算喜欢，她喜欢没有颜色，黑白灰，冷调的蓝与青，画画的时候会用金粉与各式各样的红，石榴红，胭脂红，银红，大红，但是没有粉红。

但是睡觉的地方，要一点温暖的颜色，晚上才不会失眠。

粉红是个好颜色，娇娇的嫩，温馨的小潋潋，足以抚慰人心。

果然女孩说：“你不像。”

”又笑着介绍自己：“我叫乔榛，你叫我小乔好了。”

”云逸看着她，这样的女孩子才配粉红啊。

小乔问年龄，说：“原来你比我小啊，我就拿你当妹妹了。”

”她也不多打扰，聊一阵子就回去了自己的房间。

那几天云逸在赶几张图——一组户外，客户给曲池一星期，曲池就给她四天。

四天里，画图，调色，修图，忙到半夜。

常常是做差不多了，又觉得某个小细节不尽如人意。

曲池常常说：“做我们这行的，卖手艺，手里的活儿就要干得干净，拿出去别人没话说，不丢自己的份儿。”

”这个人严谨但不沉重，有一种举重若轻对辛苦安之若素的气度，云逸心里倒很敬重他。

有一天修完一张图，才一站起，就觉得身子里一股什么东西轰得一下涌上来，冲得眼前发黑，然后便失去知觉。

过一阵子醒过来，背上火辣辣地疼，原来摔倒时压到旁边的汤煲，虽然隔着衣服，还蹭破了皮。

她心跳得很急，过很久，还不能恢复。

她开着灯，那么坐着，拿出镜子照。

脸色还是一样，只是唇色青白，像一只鬼，把镜子放下，关电脑，洗漱睡觉。

第二天一起来，拿起镜子看，嘴唇总算变回粉红，她满意地放下镜子。

去公司的路上给许文发短信说：“年轻就是好。”

”不到一分钟那边就回短信过来，“女人，不要告诉我你开始新恋爱了！”

”她推上手机，笑。

那是什么时候呢？

茶的香，江上的风，窗户推开，人群欢喜如潮，而她转过头去，说，我才不要恋爱。

云逸到公司交了东西，拿到薄薄一叠钞票，虽然不多，也是开心的。

从前给杂志画插图，给酒吧画墙面，都拿到过钱，可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陌生的城市，断绝了从前的扶持，自己供养自己的快乐，不是钱本身所能衡量的。

她跑去曲池办公室，叫：“老曲，跷班吧，我请你吃雪糕。”

”曲池冲她咧嘴笑，“哎哎，你上辈子周扒皮吧，请人就请一块雪糕？”

不去！

<<上海鼓声迟>>

” 她立起眼睛，“我就这么一点钱！”

” 曲池嘟哝，“哼，我一个小时挣多少？”

还叫我跷班！

请哈根达斯还差不多。

” 旁边经过的文案嗤之以鼻，“您就算了吧，老曲，整个公司就你是最没用的，你能做什么？你离开一星期，公司照样赚钱！”

” 曲池一脸得意，仰头道：“那是我制度订得好！”

好制度比十个管理人员都有用，而这个好制度出自我的手，我是十个管理人员的价值，懂吗？跟你们说你们不明白！

” 马上有一个美指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啧啧，老曲，这话说得，多么牛X而大气啊！”

” 门外行政部的两个人趁机抱头，抽泣道：“老曲，你说我们闲置？”

你嫌弃我们！

” 曲池一张嘴斗不过十几个，举手道：“兄弟姐妹们，饶命！”

我出钱，请大家吃雪糕好不好？

” 众人一声欢呼，全都振奋了起来，一个小AE夺过他手中的一张百元钞票就奔下去。

曲池还在后面咕哝，“丢，看见客户要这么兴奋多好？”

我上辈子肯定周扒皮，剥削了你们，这辈子来还。

” 文案接过话头，“扯，你这辈子还是周扒皮，照样往死里剥削我们，不然你给我加工资？”

” 曲池就咧着嘴，看着她，一口白牙，无辜得像用了黑人牙膏的大灰狼。

云逸看着，跟着笑，这里真是开心。

吃完雪糕她回去，曲池倒舍得送她出来，到外面，才含笑说：“你干活儿，你拿钱，是应该的，用不着请我。”

” 云逸说：“不一样，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是你请了我。”

” 曲池的眼睛里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笑，“到底是还没出校门，单纯得很。”

这样，等这一家做完，你把雪糕的钱加起来，请我吃大餐，好不好？”

” 云逸笑着说好。

曲池又说：“喏，你学着点，管理这东西，不一定板着脸，你和家伙儿打打闹闹，大家都开心，就愿意跟着你干，这也是管理的一种方式，软管理。”

” 他总结，又说，“你就是太静了，话太少，以后不行的。”

” 云逸点头，说：“老曲，跟着你，我学会很多东西。”

” 曲池仿佛松了一口气道：“那就好，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仅仅是做东西挣点钱那么简单。”

”

## &lt;&lt;上海鼓声迟&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生还的故事，像江南的雨，细细软软，密密绵绵，是爱恨情愁，是骄傲的姿态，是剪不断理还乱，是决绝，是心软。

感情，其实终究不过是两个人的事。

爱了便爱了，不爱便不爱。

真正难的，是我们也许始终不知道自己心里，那些酸酸涩涩的纠缠，到底是不是爱…… ——网友

我也在 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一句话便是：淡极始知花更艳，十分红处便成灰。

用来形容这个文，也许也是恰当的吧。

这个故事，是淡的，几乎淡到我们信手拈来的地步。

上海，一座城，明媚亮烈的女孩子和温润如玉的男子，些许复杂的关系却无关直缘，不舍和不忍，残忍和慈悲。

可是却又是这样的艳丽，晃着我们的眼睛，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触碰到内心里最深最沉处。

——网友 清风 这篇文，读来好像味淡，但却隽永绵长，犹如清茶，犹如微风，犹如秋目。

女儿家埋藏在心底的思愁，当真是欲说还休。

忘不了那开篇的惊艳，沉静亲切地娓娓道来，却在最后写下一句：之城，我永远爱你。

深深压抑着的感情，却让我们看见了平静的水面下的暗潮涌动。

——网友 asuka（明日香） 如果你也曾经历，你便会懂得。

有些人，从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必须是个大人了。

必须是懂事的，必须是沉着的，必须是不爱娇的，必须是忍耐的，必须是可以支撑可以扛的。

也因为，害怕——害怕要而不得，害怕得而复失。

所以，索性，干脆连自己也忽略掉，仿佛就真的可以无所需，无所求了。

所以，看这样的云逸，会格外的心疼心酸，或者也是在怜惜着自己吧。

——网友 阿蓝 从一开始就觉得以这样的关系，是不太合适在一起的，应该很单纯的故事。

却未想到，这些感情都像掺了假的酒，令人觉得很伤。

伤心，伤身，复杂得很。

——网友 二妖 虽然作者在文章开头时就说：这不是张爱玲的上海。

我也努力不把小说往张爱玲前辈身上靠，可是仍然在文笔之间，看见了张爱玲的笔锋。

笔走偏峰的美丽，干净的文字，怎么想都还是要感叹一番一后生可畏呀！

——网友 梅笙华

<<上海鼓声迟>>

编辑推荐

他是她名义上的叔叔。

她是他大嫂的侄女，以及，可能的养女。

爱，不敢爱，甚至不能确定是爱。

放手，却又不甘心。

他说，我对你是有责任的。

他说，我怎样做，都会伤害一些人。

她说，你决定怎么样，我随你。

从开始的绝口不提，都后来的欲言又止，到再后来的牵牵绊绊，说不清到底是哪一步错了。

他说，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们只是普通人，自私一点，懦弱一点，贪恋一点。

不够果决，不够勇敢，不够，聪明。

如果，一边是你赖以成长的家族以及它为你铺就的坦途，温柔大方、门当户对并且陪你从青春的疼痛中走来、虽已分手却仍在等待你的初恋女友，另一边，是一段也许不能成功的“不伦之恋”，那么你，会如何选择？

淡极始知花更艳，十分红处便成灰。

曾经的眷恋到最深处，就如那一场盛大春光……而你是否还记得，繁花照眼的海棠？

往事深埋，那些落在广告牌上的目光，凭吊了谁沉默的爱恋。

一转身山长水远，亲爱，愿君永遇乐，此生尽欢颜。

初识已嗟秋色暮，离歌再唱鼓声迟。

他生未必重相见，素手劳劳慰所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